

揺耒记

短篇小说集

7.7

BL32179

1247.7

168

3

扭秧记

短篇小说集

《汾水》编辑部编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A556023



封面设计：学 文

摇 楼 记

《汾水》编辑部 编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路七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8 $\frac{3}{4}$ 字数：182千字

1978年2月第1版 1978年2月太原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8,000册

书号：10088·586 定价：0.62元

目 录

序 言	卢 梦	1
顶凌下种	成 一	4
大车王忠	张石山	26
两闯苍鹰峰	张石山 李 锐	46
风雨天	郑惠泉	65
风雨蛤蟆峪	杨兆平	81
搬 家	周宗奇	99
戴上火红的袖标	周宗奇	121
评工会上	王子硕	142
水泉庄闹水	王红罗	160
到盘顶山去	崔伏元	179
摇耒记	胡 帆	194
新上任的检验员	陈为人 沈 豪 胡经伦	207
火红的晚霞	权延赤	219
新媳妇巧凤	义 夫	234
师 傅	孙 越	243
老松与新瓜	韩文洲	254
标 准	张庭秀	264

序 言

卢 梦

《汾水》自一九七六年创刊以来，发表了一些较好的小说，在广大读者中间反应还不错。现在，将其中较优者选编成集，一方面可以看出在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，文艺事业又沿着毛主席制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前进，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深入批判“四人帮”的过程中，文学创作又迅速地繁荣起来，新人新作不断涌现。

如果看一看这个选集中作品发表的年月，就会发现，这十七篇小说有十四篇是写于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之后的，只有两篇（《摇楼记》和《新上任的检验员》）发表在一九七六年《汾水》的创刊号上。这一点，现在回顾起来，是很有意义的。原来《汾水》筹办之际，正是毛主席对《创业》的批示通过“四人帮”的严密封锁从各条渠道传达下来的时候，广大作者热切地盼望着调整文艺政策，砸开“四人帮”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种种枷锁。这时候，广大作者决心不顾“三突出”的条律，从生活出发，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人新事，推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。因此，在《汾水》创刊号上发表的几篇小说和报告文学，生活气息比较浓厚，人物形象比较生动，语言也还讲究一些。这批作品

当时是受到读者的欢迎的，今天看来也还过得去。但是，从第一期出刊之后，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越来越猖狂，对文艺创作的摧残破坏越来越严重，强令写“同走资派的斗争”，没有的要加上，不能加也要硬加。这哪里还能谈到什么文艺创作呢？所以，此后的小说便不值一读了。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在华主席的领导下，文艺创作才又走上毛主席所指引的康庄大道。我省的文学作者，意气风发，积极进行创作实践，在较短时间内，就出现了一个文学创作开始繁荣的局面。收在本集的作品，在打倒“四人帮”以后的一九七七年有八篇，而在一九七八年一月号“短篇小说特辑”中的就有六篇。

这个集子以《摇楼记》为名，并不是因为《摇楼记》写得最好，而是我们以为：第一，在“四人帮”的淫威之下，《汾水》当年在创刊号上发了《摇楼记》等一组作品，同“四人帮”的文艺大异其趣，这是战斗的成果；第二，我们取“摇楼下种”的意思，希望青年作者大批成长，革命文学兴旺发达，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，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在这个集子中的作品，绝大多数都是青年作者所写，其中的几位同志还是初次发表作品。这些作品尽管还有一些缺点，有的还较为单薄，但好处都在于以生活为源泉，努力开掘，力图表现伟大社会主义生活的一个侧面，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。人物形象虽然典型化程度不够，也不能说栩栩如生，但大部分都可以说是写得较为生动，各有一定的性格特色。如《新上任的检验员》中的老铁，《摇楼记》里的支

书，《评功会上》的程微，《搬家》里的苏金石，《风雨蛤蟆峪》里的刘师傅，都能给人较深的印象。

还值得一提的，是这个集子中的前几篇，集中地反映了广大革命人民同“四人帮”的斗争。其中《顶凌下种》是较为突出的。这篇小说所反映的生活，真实可信，正反两面的人物形象都较鲜明，对主题的开掘也较深刻。《大车王忠》和《两闯苍鹰峰》里的王忠和孙亮，写得很有气势。《风雨天》里的康丁书记，立场坚定，针锋相对地同“四人帮”进行艰苦的斗争，也使人感动。

此外，《师傅》和《新媳妇巧凤》都从不同的生活侧面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，表现两种思想的斗争，颇饶情趣。《水泉庄闹水》的语言生动活泼，很有特色，是使读者感兴趣的。

小说集《摇耒记》是《汾水文学丛书》的第一册，即将出版。我很高兴地将这个集子读了一遍，希望以后各种选集陆续出版，使文艺创作进一步繁荣起来。

顶 凌 下 种

成 一

“老田，”县委潘副书记回过头来，向坐在小车后座上的农林局副局长问道，“这个高明海听话吗？”

“潘书记，”老田显得很认真地回答书记的问题，“高明海是个党性很强的老同志。四七年，老明海就是大道口的农会主席。有一回，区上来了指示，要他抓一个叫高富丕的通敌分子。可是传话的人传成了高洪奎。这高洪奎就是他爹呀！你说他咋办？二话没说，把他亲爹捆到区上去了！”

“哈哈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！”潘副书记放纵地大笑起来。

同老田一起坐在小车后座上的刘秘书也大笑了。

“那是过去了，民主革命时期。现在呢？”潘副书记痛快地大笑一场之后，又问了。

老田又显得很认真地说明着大道口大队党支部书记高明海的现在，仍然是讲着具体的故事。然而，不知是老明海的新故事有些逊色了，还是潘副书记的思路已经转到了别的方面，老田显然感觉到潘副书记是听得不那么感兴趣了。

吉普车在公路上高速奔驰。公路两旁那高高的白杨，一株接一株飞快地向后闪去。光秃秃的树冠已能依稀望出淡薄的绿色了。而那一块块、一条条开始返青的麦田，更呈现出明显的绿色。田野上，到处都是红旗、人群、车辆、牛犊、拖拉机。

潘副书记出神地望着吉普车驰向的前方，看上去心情很好。他大概只有三十七、八岁，比老田年轻许多。胖胖的体态，英俊的面目，很是讲究的仪表，使他显出一种不凡的气度。在这个一九七六年的早春，他似乎充满着一种异样的激动。

“到大道口好好干一场！”这句话，潘副书记已经对老田和刘秘书说过许多回了。现在，当吉普车向着大道口奔去的时候，他更有力地重复着这句话。“你们看看近来报纸的版面上覆盖着什么！铺天盖地！真激动人心啊！”他忽然把大声的感慨，变成了神秘的低语，“尤其是省里姚部长来信透露了两校精神，我是再也坐不住了。这回要尽快打开局面，拿出经验，引起轰动，将他们的军！”“他们”两字，他说得很重，充满了很强的自信力。

刘秘书会心地连连附和着什么。老田则依然显得很认真地聆听着。

“小刘，前年秋天我们一调到这个县，就在贾庄打了一个漂亮仗，半个月就拿出批注经验，引起轰动，省报都登了……”

刘秘书很光彩地又连连附和着什么。

吉普车仍在高速奔驰。潘副书记英俊的脸上浮出了生动

的微笑。显然，他又习惯地沉浸在对自己不凡才能的欣赏之中了。把事情办得很出众，在他看来是极容易的。但要引起轰动，关键就在于时机了。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，就成了全市有名的造反派头目，那就是不凡的才能适逢其时显露了出来。但后来，他未能做成市委常委，那也是时机不好。虽然后来他不得不通过姚部长的关系，暂到这个远郊的县份做一名副书记，但走马到任，就大显才华，那也是碰上了好时机呵。现在，又是多么好的时机！所以，他激动异常；所以，他充满了自信力。他觉得这回只带了小刘和老田下来，已经足够了。老田在大道口蹲过几年点，熟悉那里的一切，这就省去了自己从头“开荒”，有利于尽快出经验。小刘是自己带来的，而且有生花的笔头，这当然不可少。但是，这个高明海……

“小刘，你同大道口联系过了吗？”吉普车就要进大道口村了，讲究仪表的潘副书记习惯地整理起衣着来。

“打过三次电话了，潘书记。末一次是高明海亲自接的。”

然而，当吉普车驶进大道口宽敞的大队部院中停下来，潘副书记从容下车后，却没有看到在他印象中只是老庄户人模样的那个高明海。其他干部也不见出来迎接。只有一个年青女娃娃不慌不忙地从挂着广播室牌子的屋里走出来。

“喂，你们大队的干部呢？县委潘副书记来了！”

“哎呀，明海叔他们等了一前晌哩，后晌也早早来等着，这才刚出去呀！”那女娃娃仍是不慌不忙地说。

刘秘书有些恼火了，大声说了几句什么。

“快去广播上喊一喊吧！”老田提醒那女娃道。

“哎呀，你看偏又停电了！”

刘秘书急得团团转。他正要冲着那女娃发作，潘副书记却十分和蔼地对那女娃说：“小闺女，你去找找吧，行吗？”

“我去找吧。”很熟悉大道口的老田忙对那女娃说，“你快招呼潘书记进屋歇歇吧。”

老田匆匆走了。但是，潘副书记却没有进屋接受招待。他显得很悠闲地踱出了大队部院，极有兴致地欣赏着这个他第一次来的村子的村貌，不断同紧跟着他的刘秘书评论着房舍的别致，街道的整齐，树木的繁多，空气的新鲜，等等。忽然，他对满街白墙上写着的全部是“农业学大寨，普及大寨县”，“大干一冬春，实现园田化，亩产超千斤”一类大字标语，发生了更大的兴趣。

“小刘，你看这仿宋体，写得多漂亮！”

刘秘书又连连应和着。但显然他没有书记那种度量顾得上欣赏墙上漂亮的美术字。书记愈是从容，他愈是焦急不安。二十多分钟过去了，潘副书记已经重新踱回大队部院中，但是仍不见有大队干部来，老田也不见回来。刘秘书急得团团转，不断地冲那广播女娃发作。后来，那女娃准是不愿受这磨难，也去找大队的干部们去了。

大约又过去了二十多分钟，当刘秘书已经惶恐地从潘副书记英俊的面目上看到了不耐烦时，老田终于匆匆回来了。跟在他身后的果然是一个瘦小的老庄户人。看上去有五十多岁，头发和胡茬都有些霜白了，敞着棉袄前襟，埋着头迈得不紧不慢的步子。

“潘书记，支书老明海来啦！”老田一进大队院就忙喊道。

“咦，潘书记来哩！”瘦小的老明海抬起头来，看见从屋里走出来的潘副书记，不紧不慢地说道。

“潘书记等你们一个钟头了！”刘秘书很不高兴地说。

去寻找老明海的老田感到很为难了。他好不容易打听到老明海在离村很远的双榆树地，跑去了，却见老明海汗水淋淋地摇着耩在种春麦。他告他潘书记来了，快回村罢。老明海嘴上说“就去，就去”，却依旧专心摇着耩。老田又催他，他说摇到地头就去，依旧走得不紧不慢，而那地畛偏又长得日怪。跟这个老劳模很熟惯的县农林局副局长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只有跟着老汉不紧不慢地走，心不在焉地听老汉说着墨西哥春麦、顶凌下种的紧迫。可是，现在怎么向潘副书记说明这一切呢？看来，好心的老田不愿火上加油。

“潘书记，我们窝在大队，等盼了快一天哩，这才刚刚下地呀。”老明海仍不紧不慢地解释道。

“没事，没事，小刘预先也没有通知来的准确时间嘛！”潘副书记已经握住了老明海那骨节突出的粗糙的手，显得相当和蔼地说。

同高大丰满的潘副书记站在一起，更显出大道口领导人的瘦小。他眯缝起那双深邃的眼睛，在绉纹脸上现出了表示敬意的笑容，不紧不慢地同面前这位气度不凡的年轻书记寒暄着热乎话。居高临下的潘书记立即感觉到了这种敬意，有些满意了，但他还是觉得那双眯缝着的眼睛太深邃了，不敢完全相信这敬意。

不久，那个广播女娃也同另一个个儿高条的年青女娃一起回来了。

“潘书记，这是他们大队的副支书高春枝。”老田忙介绍道。

“唔——”潘副书记和蔼地点点头，立刻发现这个个儿高条的女娃生着两只异常秀气的大眼睛，机敏而动人。他象忽然发现了什么似的，刚才积累起来的不悦，顿时消散了。

“枝枝，快叫人安顿潘书记他们住的家吧。”老明海以长者的口气吩咐春枝道。

“不忙这些。”潘副书记立即制止了，“现在马上开大小队干部紧急会议！”

二

在一般情况下，下乡干部总是晚间召集队干部或社员开会，显然那原因在怕耽误农事。这次紧急会议在后半晌开，又在春耕时节，这本身就很有些异样的紧急气氛。尽管县委潘副书记要来搞教育辩论试点，是预先通知三次，大小队干部们都明了的，但是，当人们被从各个农事岗位上喊叫到大队办公室后，还是很感到突然和好奇。陆续来到的人们，默默地寻找各人喜爱的位置坐下，便埋头抽起小兰花旱烟来，不象往常那样说着笑话，激烈地圪吵着什么，连女人们也收敛了一贯的嘻笑。总之，那气氛是很异样的。

潘副书记对这非常的气氛却相当满意。所以，虽然时间又过去了一个钟点，虽然瘦小的大道口领导人用很不连利的语

句表示了对书记来蹲点的欢迎，平淡地宣布了紧急会的开始，潘副书记的情绪还是很好的。他用相当动听的声音开始了那一向富有理论性的讲话。他从分析形势入手，不断地引述着最近报纸上的段落，很得体地强调着自己的论述。

大道口的大小队领导人们静静地聆听着。大队办公室里，除了弥漫着小兰花旱烟的云雾外，就只有那动听的声音的回响。但是，不久，这气氛发生了变化。当人们听到：

“教育辩论是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，市里已经轰轰烈烈，郊区农村当然不能按兵不动；不要被当前的生产事务缠住，忘了大事，不要担心影响春耕生产，不要陷进唯生产力论的烂泥坑里……”原来静默的气氛很快被破坏了。人们开始骚动了，开始窃窃低语了，咳嗽声、挪动坐位的杂音也开始多起来了。以至刘秘书不安地站起来进行了干预，但依然并不见佳。

“圪吵甚哩，悄悄听罢！”突然，在前面靠墙蹲着的瘦小的老明海，声音并不高地嘟囔了一句。

随之，气氛立即就又变了：除了那动听的声音，其他杂音顿时消失了。人们的注意力在这瞬息间都集中到自己的领导人身上。他们看到自己瘦小的领导人听得那样认真，但似乎又是那样泰然轻松，眯缝着那双深邃的眼睛，很香甜地一口一口吸着小兰花旱烟，专心地注视着不断喷出又不断散开的烟缕。人们象忽然发现了什么，明白了什么，又恢复了原先的静默。但这静默显然地已经没有了原先的那种突然感和好奇心，而是变得十分轻松了。后来潘副书记论述到层层揪搞复旧的后台时，风趣地说：“比如揪到县委我们这些书记们，也不要怕嘛！揪住我这个书记，我就投降嘛！”人们竟

轻松快活地哄笑了。

这种轻松快活的气氛一直持续到紧急会议结束。当刘秘书宣布了晚上照旧都来认真讨论首长的重要讲话，并说书记要亲自参加后，人们熙熙攘攘地散会了。你又可以听到人们在说笑话，在大声争吵什么，自然也有女人们那一贯的嘻笑。

晚上，大小队领导人们很快就到齐了。在等候潘副书记来到的时候，气氛仍然是很热闹的。有谁竟吼起梆子戏中黑头唱腔来，惹得人们大声哄笑。

许久，老明海才同老田进来。听不清老明海说了句什么后，人们静息下来了。

“咱们讨论罢。”老田开始说，“潘书记和刘秘书有事不能来了。”

人们听毕老田的话，也并不感到怎样太失望，那气氛反倒更热烈起来。

“老田，”老明海已经找了合适地方靠墙蹲下，一边装小兰花旱烟，一边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不知道县种子站还有没有墨西哥春麦籽种？今年原本计划种六百亩春麦，这两天就种得差不多了。进度加快了呀！所以就还想多种它二百亩。你看还不误顶凌下种呀！”

“是呀，”春枝闪动着那异常秀气的大眼睛，接着说道，“墨西哥春麦去年我们种了二百亩，亩产上了六百斤，跟冬麦也差不下多少。加上套种的新黄胆玉米，一亩少也拿一千二、三。今年冬麦、春麦套玉米能搞到一千八百亩，亩产过千就有些把握了。总粮田是二千八，你看快占到三分之二啦！”

“籽种是有。”老田心不在焉地说，“可咱们得先讨论呀！”

“讨论不愁。”生得很愣实的三队队长大声说，“老田，你说去年冬天新平整过的生土，今年一亩多上它六十担农家肥够不够？咱就怕影响产量呀！”

“差不多了。”老田仍心不在焉地说，“多施有机肥，加快生土熟化，不会影响产量。”

“可二柱，”老明海说，“你们的粪送出多少了？”

“明海叔，这不着急哩嘛，牲口都突击种春麦哩。”

“看大队拖拉机能不能帮你们突击几天？”

“顾不上呀，明海叔，”管农机的负责人作难地说，“三十马力的那台正检修，五十五马力的铁牛这不日夜拉石头，还供不上防渗渠道用哩！”

“老田，”学校负责人趁机接上说，“我们想请县农科站的老申来给农专班上几堂植保课，你给写个条条吧。”

.....

农林局田副局长面临着一股不可阻挡的冲击力。大道口大小队干部们不断提出的一连串问题，都在他本职的业务工作范围之内。他不应当回避。而且，有许多事都是他前几年蹲点时力促实施的。然而，他现在所负的使命，却与这些事多么尖锐地矛盾着呵。他不应回避，却不得不回避。他力图回避，却又无法回避。他又处于很为难之中了。看来，我们田副局长还是属于那种干部，不会沉下脸来，引几句报纸上的大话，把人们喝到讨论的正轨上去。或许，他是同这些大小队干部太熟惯了，太有感情了罢。

“今晚就讨论到这里吧。”大约这样圪吵到十一点钟，老明海平静地宣布道，“明天还得起早出地。我看，天也长了，营生也忙了，从明天起是不是改为早起五点半放出工喇叭？”

人们一致赞成。讨论会熙熙攘攘地散了。

然而，老田许久没有从坐位上站立起来。老明海也依然靠墙蹲在那里。人们熙熙攘攘的声音已经消失了，那满屋的小兰花旱烟的云雾也逐渐散尽。大队办公室里变得极清静了。

“老田，”老明海终于打破了沉默，轻声说，“你怕吗？”

也许这问话太突兀了，也许这问话触及到了老田的心事，他惊愕着，却无从回答。

“老田，”老明海站起来，坐到老田跟前，还是轻声说，却转了话题，“杨书记最近是在点上，还是在机关？”

“在点上。”提到县委书记杨轩山，老田忽然象有救了似的振奋起来，“怎么，你想去见杨书记？”

“不。去见杨书记诉苦吗？我是想知道你们这次来，是县委决定的，还是……”

“不象是。他弄得很神秘的。”

又是一阵沉默。

“老田，你说潘美人来大道口，是不是因为去年夏天杨书记表扬过我们学生娃们学文化用功？我看，潘美人是一心谋着跟杨书记对着干哩，就是今天会上他吼喊的那些话。”

老田又惊愕了。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自己很熟惯的老党员用绰号称呼上级领导，而且竟是这样一个可笑的绰